

王毅作品集《水玉小集》



官兵,年轻官兵又不愿意进入这行业,突破这个瓶颈难度很大。

军旅作家前景怎样?诗人比作家处境似乎更加尴尬,以诗来回答这个问题。

都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要多,写诗和读诗的人都越来越少了。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遇到好的诗,写到心坎里,引起了共鸣,还是会情不自禁地看下去,在我看来,其实生活中并不缺读诗的人,缺的是能把诗写到人们心坎里的诗人。作家同样如此,需要真正了解读者的心理,才能真正走进其心里。

王毅的诗歌创作来源于生活,寥寥数语,情感真挚充沛,容易引起共鸣。像《兵者》里的“英雄”、“礼赞”篇章,用诗歌记录汶川大地震,是对部队官兵最高的礼赞,尤其是那些参与过抗震救灾的官兵一定深有同感。

军旅作家写什么?我想写真实也好,写生活也好,最终还要归结到写人上来,生活环境、社会背景都是人在其中活动的一些后台背景,作家应该时刻盯着人,描述人。军旅作家就应该盯着军队的人来写。在王

收到王毅文集《水玉小集》,很高兴。王毅是我的山东老乡,曲阜人,曾在军艺文学系就读,和我又是校友,又都在总参工作过。让我作序,欣然受命。

我在部队生活工作了22年,离开部队后,我一直关注着军队,关注着军队的作家。他们中很多人执著坚守内心的精神高地,用文字表达对人类社会和军队的深层思考,其成就和造诣令我由衷赞叹。

近年来,在市场的大潮中,军旅文学也出现了创作瓶颈,中老年作家不了解年轻

热爱军旅文学

□莫 言

王毅看来,当作家就是要像她在《光明日报》用一个版面来采写胡可那样“好生为人民服务”,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这一点,恰恰是她创作的核心理念,抓住人来写,就抓住了关键。

怎样写好军队的人?作家需要对人物的深刻理解,要有阅历,要广泛接触社会,头脑里面要有形形色色的人物,然后汇合成为一个典型人物。

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作家来讲,一个最大困难,是对当代社会了解不太够。最近20多年我生活在北京,尽管每年拿一定时间回到我的故乡生活一段时间,但由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变成一个所谓有身份的人,了解生活、深入生活实际上也有很大困难。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家,我们这一代作家现在也许永远突破不了瓶颈,作家老了以后就应该认输,因为无法代替年轻人,就应该让年轻人写他们自己。

王毅18岁当兵,从战士、班长、护士,到干事、基层副教导员、报社副主任、出版社主

任、副总编,一刻也不曾离开熟悉的军队,又深深地热爱着军队,丈夫曾是部队的飞行员,儿子年纪轻轻又被她送进了部队。这一阅历,对于军旅作家是无可比拟的优势,有利于创作出军队的典型人物。

说实话,这些诗文我并没有完全读,有的读得又不大认真,即便如此,她一些作品还是引起了我的共鸣,她思想的尖利、触觉的敏锐,包括表达的独特,都让人很有感触。读这些作品我首先就会想,这是一个有生活的诗人的作品,她不满足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满足于一般的观念和思索,一直试图掠开浮萍一样的生活表层去揭示真实和本质,这是当下非常难得可贵的,是一个作家应当恪守的本分。纵观整部作品,无论是小说、人物对话、评论,还是采写,大都围绕着军营生活、爱情和生命体验,她一边观察它们,描摹它们,同时也在探索它们之间生命本质的关系。说起来以上几点也都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见题材,但王毅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没有因循守旧或落入窠臼地进行表达,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用优雅且非常质朴直白的方式,令她的诗文闪烁一种独有的光泽和质地。

应当说,王毅的努力与成绩值得肯定,尤其是她身居闹市,工作业务繁忙,还能偏居一隅,静心来创作这么多佳作,其勤奋,令人赞赏。

几年前,王毅在国防大学学习期间,就采访过我。我对她比较了解,很勤奋,很敏锐,有天赋,作品也不少,经常拿一些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这次把作品结集出版,首先表示祝贺。

谈到出书,我们就谈书的价值,作家的价值。

作家的价值追求对于作品来说,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家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其作品就有什么样的品位。

在当今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价值追求多元化的形势下,我们作家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呢?这是每一个作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70多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70多年后,习近平主席同样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这两个讲话都从根本上为作家指明了价值追求。离开了为人民创作,所谓的作家就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喜爱。要当好一名作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必须把人民作为创作的源头活水。否则,创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作家要经常提醒自己把双脚踩在大地上,不要浮在半空中。作家只有把人民作为创作主体,真正走进人民心中,认真地精读生活这部大书,才能从人民的实践和生活中汲取营养,作品才能有生活的温度和质感。

这些年在创作道路上,王毅深深扎根于广大官兵之中,每一篇作品,都流淌着对普通官兵的情怀。短篇小说集《水花》、长篇小说《女军人雨莉》创作灵感都来自于作者10多年基层营连生活的经历,对军营生活的深切感悟。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王毅那时是战旗报社记者、编辑室副主任,在第一时间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热潮中,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英雄遍地》长篇诗集。

这让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在老山前线,很多好作品都源于前线,我比较满意的几篇报告文学也与那场战争有关。聂荣臻元帅曾说,伟大的作品产生在斗争尖锐的地方,产生在前线,产生在碉堡附近。一个军人,最能体现其价值的是前线,一个军旅作家同样如此。不走到战士中间去,不走到前线去,整天窝在屋子里,很难想象能编出有价值的文学。

现在,时代在变,但作家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群众的创作道路不能变。这是当作家的一条规律、一条准则。

让我欣然为这本书写序的另一个原因是王毅的真诚。韩愈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纯正的思想、真诚的意念是干好事、干大事的基础,否则即便才高八斗、艺精六艺也不能为人所敬,赢得作家理所应当的尊严。以我所知,王毅平日不仅对自己从事的职业真诚,接人待物依然如此,尤其是对待基层官兵、边防官兵更是如此。据说有一次她到边防采访,得知一位战士想要一本理论书籍,但部队图书馆没有,当地的新华书店也买不到,王毅回到军区后连续几天跑书店,终于把书买到并寄到了战士手中。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件,从中足见她的真诚之念。这本书也是如此,思想艺术高度如何每位读者都各有所见,但可以肯定地说她为此奉献了自己的真诚,是心血之作。

作家还必须把人民作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作品行不行,关键看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艺术的创造者、鉴赏者和评判者,要把人民群众满意和喜爱作为评价作品的最高标准。作家只有树立这样的最高标准,认可这样的评判者,才能算得上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才有可能创作出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

把人民作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这就要求作家必须深入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学习群众身上的艺术元素,从群众中汲取营养精华,从群众的语言中提炼艺术的语言,向民间文艺学习创作手法和技巧。

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能既具有深刻的主题内涵,又符合大众审美要求,为群众所传颂。白居易经常拿着新作给邻居老太太“审读”,才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千古绝唱。

这些年来,王毅诚心诚意做群众和官兵的小学生,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其作品既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主旋律,又落大方通俗易懂,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作家的价值也许不在当下,但以人民为价值,人民总有一天会发现和肯定你的价值。

因为,你书写人民,人民书写历史。

作家的价值追求

□金一南

女性视角下的战争

□周大新

王毅把新出版的作品《水玉小集》六卷送我,书中一篇《红装》让我眼睛一亮,问:红装是何意思?答曰:不爱红妆爱武装。红,代表女性;装,代表武装。听罢觉得军事学术论文这样命名,有点意思。

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流传甚广的老话,被王毅在这篇《红装》里推翻了。在我看来,在战争面前,女人从未走开,也不可能走开。她从冷兵器时代的木兰替父从军,少女荷灌助父救城;讲到热兵器时代的毛泽东动员妇女参加革命,让女红军西征;再到新时期出现的女军事专家、女飞行员、女伞兵、女陆战队员、女舰员、女师长等巾帼英豪,驳斥了“战争让女人走开”的老观念。接着,从美国陆军妇女队的雅典娜女战神标志和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入手,进一步论述女军人身上蕴藏的精神力量和她们参战后在男人身上激发出的能量,并从中得出结论:当一个民族的女人走上了战场,那这个民族将不可战胜。这种看法我很认同,战争起时,若女性们都上战场奋勇杀敌了,男性将士再不浴血奋战,那有何颜面去面对社会?

王毅在文中认为,女性走上战场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自我解放的过程。女性挥刀提枪去战场上搏斗,既是为国尽忠,也是在显示自己的力量,从而挣脱男女不平等的束缚,把压在身上的皇权、族权、神权、夫权等都摆脱掉,真正使自己获得解放。我觉得这种看法也有道理,当男人们看到女性在战场上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身影时,还有谁敢去轻视女人?不由自主地,尊敬和爱意会从男性心中生出来。

《红装》在对未来战争的样态进行分析后指出,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会更需要女军人,那里会留给女军人一片更大的施展天地。王毅认为,未来战争与以往历史上的战

争相比,不论是在作战的空间上还是在作战的装备和方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新变化为女性参与战争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尤其是武器装备发生了质的变化,智能因素成为战斗力生成的主要构件,对战斗人员体力的依赖性减少,对性别的要求越来越低,这就为女性参与战争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我觉得这种分析很有见地,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在增加军队中女性成员的比例,这应该是为王毅的这种分析添加了佐证。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王毅从思想观念再解放、环境再解放、人才制度再解放、女军人自身再解放四个方面论述未来战争中女军人成长发展的路径。企望军队从战略高度来重视对女性人才的吸收、培养和使用,用相同的标准一视同仁地对待女干部,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构建有利于女性人才成长的制度体系,努力推动军队人才队伍建设整体水平的跃升。我感到这些想法都非常好,是一个女军人对国家大事慎重思考后得来的成果。如今,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时下的年轻女性们想得最多的是美容美发美体事宜,思考得最多的是拥有何种手袋、衣饰和化妆品,王毅的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种看法,让我们知道,还有许多如王毅这样的女军人,自尊自强,不甘男军人之后,她们既爱红妆,也在思考一些有关军队建设和社会、民族未来的大事。

王毅在军事文学领域,已经展现过她的才华,如今又在军事学术研究领域里努力,写出了这篇有见地有思考深度的文章,让人以为她高兴。《红装》在写作上用了一些文学语言,使其与一般的学术文章有了区别,读起来分外生动,让人一拿起就忍不住要读完。这说明搞文学创作的人去搞学术研究,也自有优势。

直抵人心

□刘丽群

《兵者》是王毅作品的第四卷。“像《兵者》里的‘英雄’、‘礼赞’篇章用诗歌记录汶川大地震,对部队官兵最高的礼赞,尤其是那些参与过抗震救灾的官兵一定深有同感”,这是莫言在其序中写下的共鸣。“兵者如山”“兵者如水”,兵者开始跋涉,“冷峻与险境逼面而来,低头是满地疾驰的马蹄,抬眼是迎风猎猎的旗帜”,这是王毅眼里的兵者,她用诗歌的形式,讴歌这些铁骨铮铮的“兵者”。

“都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要多,写诗和读诗的人都越来越少了。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遇到好的诗,写到心坎里,引起了共鸣,还是会情不自禁地看下去,在我看来,其实生活中并不缺读诗的人,缺的是能把诗写到人们心坎里的诗人。作家同样如此,需要真正了解读者的心理,才能真正走进其心里。王毅的诗创作于生活,寥寥数语,情感真挚充沛,容易引起共鸣。”莫言道出了诗人的尴尬,也写出了王毅诗歌的特色,她就是能“把诗写到人们心坎里的诗人”。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王毅写的“兵者”

“大事”,都是用极简的语言来表达。军旅诗人刘立云说:“我是一名军人”,“我希望我的诗歌发出剑的光芒”,“写诗的人和他的诗,就像剑的和他的剑,这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呈现;诗人钟情于他的诗,就像剑客钟情于他身怀的剑。剑走得越深,越具有灵性,它会自己行走,自己在剑鞘里鸣叫和颤动”。这一观点也正如军旅诗人简宁所说:“诗写出来之后,会自己走路,会自己生病,因为它们同人生活在世界上一样,也有自己的命运。不管别人怎么看”。王毅就是这样,执着地前行着。

“站在一个士兵的位置思考战争、思考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成了我无法回避的写作主题”,刘立云如是说,这也正是王毅追求的主题,因为他们同为军旅诗人,所以,“用诗歌来抒写和思考战争,比用其他文体更感到得心应手,显示出这种文体的难以替代的尖锐性和批判性”,军旅诗歌都是激昂向上的,正如王毅在《仰望党旗》中所写的:“她用肺腑的真诚仰望,用深情的崇敬仰望,仰望一个民族智慧的精华,仰望一个国

家时空不朽的真理。漫漫长夜,她是慈祥的母亲,用一种叫信念的东西,照亮你的灵魂你的整个生命。”

王毅的诗歌,有大气磅礴的气势,也有语调低回的婉转,她对于生命的意義和生存方式的探寻,让她的诗歌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她在汶川大地震中看到诗歌的热潮再一次席卷并感染了中国,就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诗歌救赎》一文中写道:“真情,为衰落的诗歌赋予了一种重生之力”;“如果不能用心去写、去临摹、去观照这个世界,如果不能赋予人们精神上的牵引力,诗歌只能是书房中用于装饰的假花,空有美丽形态,而无任何实质内容,自然,也绝不会如同汶川大地震中广为流行的诗歌一样,让人们尚未读罢便泪流满面”。

“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这也是王毅的心声,她认为,“如果诗歌不能观照人类共同的命运,不能观照生命之潮的起起落落,不能观照我们身边发生着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诗歌又有何用呢?这也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如果文学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这样的文学还有什么力量可言?”她在追问:“中国诗歌需要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这个力量又在哪儿呢?”这个力量,至少在她的内心深处,支撑着她走过军旅诗歌的瓶颈和困境。